

正月烟火抚人心

■ 彭坚



8



作品

责任编辑：王勇 编辑：李洪领 版式：张潇潇
2020年3月2日 星期一

马年正月，还是老地方。天桥底下，下完台阶就到，一个移动的炒饭摊子，有一个掌勺的“河粉西施”，华灯初上的时候准点登场，大抵有十几年了。

炒饭的摊子其实就是一个四轮的人力车，推起来就走的那种。摊子上花花绿绿的，蔬菜、豆芽、鸡蛋、各色调料一字排开。摊子炒花饭、炒河粉、炒细粉、炒碱面，当家的还是炒河粉，这是我的看法。因为她的炒花饭不如房县本地的油渣子炒饭。河粉是沙市留给我的青春记忆，因为炒河粉的缘故，我时常光顾。

三十九年过去了，疲于奔波之余，我仍然喜欢从市井街头到寻常巷陌，从日场到夜市，穿梭在如织的车流和人流之中，为的是寻一盘萦绕在舌尖之上、味蕾深处的老沙市宽粉。

河粉起源于广州市的沙河镇，也被称为“沙河粉”，十堰地区习惯叫它河粉，沙市人则直呼其为“宽粉”。大约有一公分宽吧，用米浆做成，雪白晶莹，Q弹爽滑。

在我看来，米粉是个稀罕东

西，原来房县是没有的。在我走出大巴山之前，准确地说是十五岁之前，压根没见过、没吃过甚至没听说过米粉这档子事儿。后来才晓得，这米粉可不简单，得来也颇为不易：粳米浸泡6至12个小时，打成米浆，装入布袋中过滤，挤干水分，上笼蒸熟，然后压制切成宽条状，这是鲜品，使用时还得拌上少许植物油以防粘连，跟武汉热干面差不多。

湖北沙市和湖南常德挨得近，常德米粉名声很大，有汤水宽粉如牛肉、牛杂、豌杂粉、素粉，凉拌宽粉，炸酱宽粉和炒宽粉之分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沙市是湖北省直辖地级市，全国轻纺工业重镇，头顶“江汉明珠”的桂冠，沙市米粉以素汤粉和炒宽粉为主，尤以炒宽粉独树一帜，手艺应该是从常德传过来的，但沙市富啊，炒出来的宽粉自然是豪华版的：鸡蛋、肉丝、豆芽、上海青是标配，金黄翠绿，油光水滑，色香味浓。跟她的“荆江”牌热水瓶、“鸳鸯”牌床单一样，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。

生理学上有个术语叫“首次通

过效应”，沙市宽粉就首次穿透了我青春的味蕾，流金的年华。有什么办法呢？为吃一盘江汉电影院旁边“灯火辉煌”的沙市炒宽粉，我掏空了口袋里的所有零钱，统共七毛，又动员一位方同学入股一毛，俩人合伙凑齐八毛钱，共享了这一生最香最馋的鸡蛋炒宽粉。当时但凡能凑齐一块二毛钱，一定不会错过一盘肉丝炒宽粉，这份遗憾直到四年书读完离开沙市都没有弥补上。

时过境迁，很多东西都变了，再多的钱也买不到当年的那个味道，那种不舍、那种念想了。有什么法子呢？

万家灯火，天桥底下的炒饭摊子早早地就开张了。今天不同的是，“河粉西施”不在，掌勺的是一位后生，白白净净，一头乌发，戴着一副眼镜，文气十足。小伙子精神抖擞，手上翻转腾挪，波澜不惊；炒完粉就收拾餐桌，打扫卫生，见缝插针，半点都不耽误，一看就是个肯吃苦、会打理、有出息的大学生，已经在为母亲分担生活的重担了，不能不让人从心底里多看一眼。

我问一位正在吃炒河粉的女

士：“小伙子炒得咋样？跟得上他妈不？”女士头也不抬地应道：“嗯，不错，跟得上他妈。”

小伙子把一盘刚出锅、冒着酱香热气的炒河粉递到我手上。嗨，真不赖，竟然有一种老沙市炒宽粉的滋味！奇妙之处还在于，明明用的是液化气灶，但炒出来的宽粉却有一股农村柴火灶的烟熏味儿，类似当地柴火豆腐的那种，这种味儿很真实，很熨帖，很儿时，一点都没有不适，一点都没有毛病，我想这大概就是“人间烟火”的味道吧，只是今天晚上的感受特别深刻。大概正值正月，元宵将近，年味正浓；大概炒粉的小伙子颇像年轻时的自己；大概是老沙市宽粉的余香仍萦绕在舌尖；大概是青春岁月之歌仍嘹亮在耳畔，等等，种种……总之都有吧。

(作者地址：阳光栖谷)

乡村拜年

■ 曾军



春节后开工上班第一天，同事问我假期去哪玩了，我笑着回答，还能去哪呀，走亲戚串门拜年呗。可不是嘛，我是十堰本地人，亲戚都在十堰，按照十堰的规矩，过年是要给亲戚长辈拜年的，七大姑八大姨家来回这么一串，再被主人家盛情挽留吃上几顿饭，假期也就所剩无几了。

这么说并非夸张，十堰地处秦巴山腹地，民风淳朴，热情好客，过年最主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拜年。记得小时候，每逢过年，我就被母亲教导要给长辈亲戚拜年，大年初一先是去给爷爷奶奶拜年，还要毕恭毕敬地磕头，然后依次是二爹、三爹家。从初二开始，父母便会带上我去远在下乡的舅舅家、大姨家和二姨家拜年，虽然路途遥远，甚至要翻山越岭，但拜年却从来不会缺席。

我生性腼腆胆小，跟人一说话就脸红。相比较拜年赶路付出的辛苦，在生人面前张嘴说话更让我感到紧张。爷爷奶奶和几个叔叔倒也罢了，那是天天见面，熟络得很，可是舅舅和姨家就不一样了，一年难得见上一面，拜年时要当着众人的面，嘴里一边喊着称呼，一边说祝福语，着实让我窘迫到了极点。我经常像机关枪一样一股脑说完拜年的客套话，有时连我自己都没听清说的啥，便低着头像兔子一样钻到门后面躲起来。“嘿哟，胆子这么小，跟个女娃子一样。”亲戚们随口便说道，引来父母及众人的哈哈大笑，而我的小脸早已羞得热辣滚烫了。因为这样的缘故，小时候我并不喜欢跟着父母去拜年，甚至有抱怨和逃

避的想法，但母亲却坚持要带上我，一是因为拜年的规矩和习俗，二是要有意让我跟人多接触，见见世面，长长见识。

在母亲潜移默化的引导下，我慢慢也适应了拜年这类习俗，特别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，当亲戚间互道一声新年好时，我看到的是血脉亲情在这一刻的悄然绽放和升华，好似有一股温暖在心间缓缓流淌，连空气都弥漫着甜甜的味道。这大概是拜年给我的最直观的感受吧。

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近年来，母亲的身体状况不太好，再加上年事已高，拜年走亲戚的事基本上都由我来完成。还是老规矩，所有的亲戚一户不落，拜年礼数全部到位。现在交通方便，又有私家车，我便和妻子一起，把孩子也带上去拜年，我会给孩子介绍每一位长辈和亲戚，以及怎么称呼，要求孩子主动向长辈亲戚说新年好等等，就像小时候母亲带着我去拜年那样，好在孩子比我小时候胆子要

大，这倒令我省了不少心。

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，两年前，舅舅和二姨先后离开了人世，原本每年过年时要提前规划辗转的拜年路线，就只剩下大姨一家了，平辈之间是不用登门拜年的，曾经熟悉、热闹的拜年场面在减少，内心多多少少感到一丝无奈和遗憾。时间最是无情，它才不管你是不过年，抑或是白天或黑夜呢，但时间又是有记忆的，它记录了那些年我和父母一路风尘仆仆赶去亲戚家串门拜年的趣事，还有那些开心欢乐的拜年场面，时至今日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现在看来，正是乡村拜年——这种看似繁琐的串门走亲戚，以最直接的见面方式和最质朴的语言表达，让亲戚之间的这种血脉亲情和相互信任得以强化、交融和延续，也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，坚定了生活的信心，积攒着前进的力量，从而获得了精神上的抚慰与满足。

(作者单位：十堰东风汽车紧固件有限公司)

四平调·元宵节

(外一首)

■ 王征珂

我的郎，在元宵节，言说衷肠羞得我，像一朵灼灼的桃花
他说他放河灯
许下三世的心愿
奴家是琴，郎君是瑟，琴瑟和鸣
我的郎，他无有金钱万贯
他是个秀才子
他是我的君郎
那一夜，是良夜，点放河灯
锦鲤灯、蝴蝶灯、鸳鸯灯
恰便似你和我，鼓翼飞翔

(注：四平调，系京剧唱腔之一)

柳枝腔·观春灯

元宵日，去看春灯节
一盏盏春灯，照亮人间、夜空
春天河岸边，有金玉良缘
有桃花娘子和如意郎君
这盏春灯，是奴家的灯
载福载喜，点亮一生
那盏春灯，是郎君的灯
在无忧河上，散发着吉光
千盏春灯，是千千欢喜
万盏春灯，许下万福和万年

(注：柳枝腔，系京剧唱腔之一)

(作者系十堰市作协副主席)